

北京俚曲 第二輯



第 二 輯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6533B

一〇 姐兒送郎歌

「一不要你慌來，

二不要你忙，

三不要你錯穿我的衣裳；

——我的衣裳花挽袖，

郎君的衣裳大又長。」

「送郎送到大門外，

我問哥哥多咱回來？

來與不來給我帶封信，

省着我，常常掛在心懷。」

「送郎送在大門東，

忽聽見老天爺起了大風；

刮風不如下雨好——

好留住郎哥，多住幾冬。」



241193

「送郎送在大門西，
手拉手兒捨不的；

搬着脖子耍個嘴——

唇兒挨在我嘴邊裏。」

「送郎送在大門南，

從腰裏拈出來銀子五兩三——

這二兩銀子做盤費，

三兩三錢僱上一個小毛團。

「送郎送到十里屯，

號上的金釵丟了一根；

有心回去把金釵找，

——寧捨了金釵不能捨情人。」

「送郎送到十里亭，

與我的情人叙叙交情；

有心再送三五里，

腳儿疼痛步儿又難行！」

「送郎送到長嶺坡，

手拉手儿淚如梭；

前頭要有人盤問。

就說是小妹妹來送哥哥……」

打柴的樵夫笑哈哈：

「如今晚的世情也倒難說——

止有哥哥送小妹，

那有小妹送哥哥！

一一 小尼思凡

一更裏，

小尼僧悶坐在禪堂，

手拿着念珠儿眼淚汪汪：

『青春削髮佛門裏，

一年年過了，

不許配少年郎！』

哭了一聲爹，

怨了一聲娘——

『絕不該將女兒送入在禪堂。

終朝每日多辛苦，

到晚來，小尼僧多受淒涼！』

二更裏。

小尼僧眼淚兩行——

「思想起，

姐和妹，

對對成雙；

穿紅掛綠，

庭臺上坐，

懷抱着小姣兒。」

三更裏，

小尼僧好不傷淒；

一輪明月照窗西，

蒲團上懶把真經念；

手拿着木魚儿念聲——

「陀彌南無觀世音，

大發慈悲心，

保佑着弟子早下山林；

下山得配真君子，

重修廟宇素化金身。L

四更裏，

小尼僧困睡朦朧；

夢見了，

情哥哥，

進來房中；

二人正在陽臺會，

忽聽得堂前鐘鼓儿響丁冬。

鼓儿響丁冬，

又如在夢中；

二人陽臺正是情濃，

驚醒小尼僧南柯夢——

小尼僧醒來還是一場空！

五更裏，

小尼僧兀坐待天明，

忽聽得金雞兒報曉一聲；
無心去把真經念，
一心祇想那美貌郎君

二二 梳粧臺

一更裏來梳粧臺，
頭上拔下金鳳釵；
金釵插在梳粧上，
忽聽得郎哥走進房來。
叫丫環，好安排——
小妹提壺把酒篩，
敬郎三盃餞行的酒，
千萬的別忘了女裙釵！
二更裏來手托腮——
把你的心腹事。
全然丟開；
父母要你敬妻子，
要你愛；

恩愛的夫妻怎能丟開？

在家相與同羅帳，

出外怎能兩分開！

三更裏來面皮黃——

面黃肌瘦所爲那椿？

細看郎的身得病，

想請一個大夫開藥方；

茶飯懶得餐，

郎得病惹妹實心酸！

四更裏來好傷懷，

雙膝跪在地塵埃——

分香禱告天和地，

保佑着郎哥沒病又沒災！

五更裏來淚滿腮——

將你的的汗巾遞過來；

小妹傷心流慟淚，
使你的汗巾擦擦我的腮
送郎送在屋門外，
揪口問郎幾時回來？
來與不來帶封信，
免的我常常掛心懷！

一三 王二姐

河南有個朱仙鎮，

離城十里凹子坡，

凹子坡有個王員外，

好種莊田銀子多。

人人稱他王百萬，

老母吃齋念『彌陀』；

一母所生人五個，

姐妹三人兩個哥；

大哥名叫王寶慶，

二哥名叫王寶合；

大姐名叫王翠玉，

二姐名叫王翠娥；

大姐也曾出了聘，

小妹也曾出了閣；
翠娥今年二十歲，
過了新春二十多。

傷心不把別人怨，
埋怨爹娘和哥哥：

「留我長的長又大，
留我女孩做甚麼？

人在青春不出嫁，
過了青春有幾何？

——東莊有座娘娘廟，
如今修的強的多；

我和母親去上廟，
碰見東莊張五哥；

看見我車兒他不走，
來來往往偷看我；

他看我長的好，
我看他長的得；

二人到有夫妻意，

當中缺少人說合。」

翠娥正想心中事，

祇見太陽落西坡；

二姐回到繡房去，

掌上銀燈鋪被窩。

一更一點不睡覺

二更二點悶坐着——

人逢喜事精神爽，

悶來愁腸瞌睡多。

忽聽敵樓三更鼓，

翠娥作了南柯夢：

手扶樓窗往下看，

婆家來的人馬多；
二馬拉着車一輛，
裏面坐着娶親婆；
花紅轎子甚明亮，
十二火把照小河。
祇聽爆竹咕咚響，
對子馬兒兩排着；
鼓手吹的『將軍令』
疙疸對對打銅鑼；
陪親騎的高頭馬，
文婿騎的烏嘴驢。
一進堡子三聲噓，
驚動大哥和二哥；
大哥聞聽往外走，
慌了二哥王寶合。

陪客下馬施一禮，
大哥向前把揖作；
拱手就往客廳讓，
親戚朋友緊跟着。
到在客廳都坐下，
八仙桌子炕上擱；
十二果子桌上擺，
衆位親戚把茶喝。
大哥就往內屋走，
尊聲『母親你聽着；
急忙快往西樓去，
告訴二妹好出閣；
河道遙遠路兒長，
誤了大事怎麼着？』
母親聞聽這句話，

急忙就往西樓挪——
開言就把『翠娥』叫，
『起來罷！

梳洗打扮好出閣。』
當時聞聽這句話，
滿心願意拿攝着；
手扶床沿忙抓起，
欠身出了錦被窩；
上穿石榴紅大襖，
顧不的梳頭和理腳。
母親一傍忙吩咐，
叫聲『女兒王翠娥』
你今以後出了嫁，
不比在家靠娘我；
公婆面前多行孝，

大伯跟前躲避着；
聽說婆母要用飯，
擦抹桌子把筷攔；
若是婆母把經念，
經堂打掃乾淨利羅。
妯娌跟前有尊敬，
小叔跟前擔代多；
小姑若是她罵你，
好好對你婆婆說。
女婿若是喫醉酒，
摘了帽子鞋襪脫；
扶侍女婿睡了覺，
燒壺茶兒預備着；
女婿若是酒醒了，
懷抱枕頭一順攔；

恩愛夫妻到一處，
愛說甚麼說甚麼。」
母親說完下樓去，
又來大嫂把話說——
兩手端着一碗麪，
烏木筷子橫擔着。
叫聲「妹子你吃點，
到了娘家請不着。」
耳邊聞聽這句話，
有心忙把麪用過。
大嫂扶侍下樓去，
又來二嫂把話說。
兩手端着一盆水，
叫聲「妹妹且聽着：
快點淨淨你的面，

梳洗打扮好出閣。
此時心內多歡喜，
木梳放在梳頭盒；
用手分開青絲髮，
大長黑亮怪愛人；
左邊梳的『盤龍髻』，
右邊梳的『水墨雲』；
盤龍髻內加香草，
水墨烏雲麝香薰。
前梳『燕子三抄水』，
後梳『喜鵲奔山林』；
中間臍下亂頭髮，
梳上『蝴蝶鬧花心』。
七根小簪排北斗，
五枝扁方押烏雲。

赤金環子兩耳戴，
翡翠鉗子墜耳根。
上身披着扎花氅，
下罩山河地理裙；
青緞褲腿蛇皮帶，
紅緞花鞋綠掖跟；
鞋尖面上螞螂繡，
風儿一刮愛煞人。
心中暗自哈哈笑，
來了哥哥抱上車——
大哥抱我把車上，
母親嫂子後跟着。
大門外面上了轎，
來到交界十里亭；
十里亭前大風起，

風刮轎簾扶搭着——
掀起蓋頭畱神看，
看見女婿長的得：
大大眼睛眉灣細，
面似桃花笑和和。
五色鞋子穿得好，
雲緞馬褂外套着。
一進堡子三聲噉，
嬸子大娘來看我；
大門外面下了轎，
踏着紅氍往前走；
踏的緊來走的緊，
前行來到天地桌——
桌上放着一香斗，
上有一張弓橫擔着；

香斗裏面三枝箭，
有個稱棒無稱錘。
女婿施禮媳婦拜，
兩人也不高來也不矮。
拜罷天地洞房人，
方才轉過天地桌。
看見寶瓶內裝五色米，
這間房子蓋的闊：
紙糊頂棚磚墁地，
桌椅陳設擺的多。
那時急忙炕上坐，
轉過一位姑婆婆——
開言就把『姑娘』叫，
『我的言語向你說：
爲你上趟天津去，

打來一對金手鐲。」

姑婆說罷金鐲獻，

女婿向我把話說：

『不用搶來不用奪，

過了三天你戴着。』

獻鐲已畢回房去，

小姑過來把話說：

開言就把『嫂子』叫

『小妹言來你聽着：

人都說你手頭巧，

伸過腳來看看你的活。

姑嫂耍笑回房去，

又來女婿把話說——

他手端着一碗菜，

口內銜着兩餠餠，

叫聲『你快吃點罷，
過了三天摸不着。』
當時一聽掩口笑——
才過門的女婿知道疼我！
夫妻房中正耍笑，
祇見太陽落西坡；
繡房就把銀燈掌，
點上銀燈鋪被窩。
紅綾被褥床上設，
鴛鴦枕頭床上攔；
夫妻剛然到一處，
膽大狸貓撲窗戶……
狸貓驚醒南柯夢，
再想此夢摸不着！

一四 女思男

正月裏，

慶新春，

想起儿夫淚紛紛。

去歲同把元宵買，（一）

今年獨自賸我一人！（二）

瞧燈的打成羣，

走橋的對對笑吟吟；

低頭流下傷心淚，（一）

半邊人儿離不的門。（二）

二月裏，

春風刮，

想起遺言淚如麻。

囑咐着看守兒和女，（一）

——久後是你我一點根芽。(三)

兒女小，

哭呱呱，

少柴無米喫甚麼？

少不的奈着性兒過，(一)

撂下這飢荒叫我怎啦？(二)

三月裏，

杏花鮮，

想起兒夫淚漣漣！

眼看到了清明節，(一)

少不的墳頭把土添。(二)

手拿着紙和錢。

後跟着女來懷抱着男。

一直哭到墳頭上，(一)

訴不盡委屈說不盡的難。(二)

四月裏，

開碧桃，

很心的儿夫把我拋。

去年雙雙同上廟，（一）

同來同去把好修。（二）

賸的我苦難熬，

又無喫來又無燒；

一日長挨半日餓，（一）

萬般苦處對誰說！（二）

五月裏，

端陽節，

想起儿夫把我撇；

菖蒲艾葉誰給我買，（一）

有甚麼心腸把符儿盛！（二）

孩子們哭，

要他的爹；

又要衣裳換新鞋。

千般樣煩難向誰訴，（一）

腹內暗暗叫天爺。（二）

六月裏，

好熱天，

想起儿夫痛傷慘；

祇說夫妻同到老，（一）

誰知你先去見老閻！（二）

不管我難不難，

又少吃來又無穿；

兩個冤家年又小，（一）

多久纔熬到他十二三？（二）

七月裏，

七月七，

天上牛郎會織女；

神仙還有團圓日，（一）

我的儿夫在那裏？（二）

想起來，氣長吁，

祇恨月老混帳東西！

有日我要撞見你，

拔了你的鬍子，

撕你的皮！（三）

八月裏，

月几明，

寡婦房中淚盈盈——

家家都過團圓節，（一）

我拿甚麼祭神靈？（二）

兒又哭，

女又哼，

撒潑打滾要吃月餅。

那有錢來給你們買，（一）

奈着心腸哄兒童。（二）

九月裏，

是重陽，

菊花開放滿地香。

有心搯花無心戴，（一）

手攢拳頭打胸膛！（二）

兒又無衣，

女又無裳；

早起晚上兩頭涼。

若是我有夫主在，（一）

何必操心用我忙。（二）

十月裏，

朔風寒，

死鬼陰司把衣添；

糊下寒衣打下紙，（一）

領着兒女到墳前——（二）

哭聲人，

叫聲天，

撇下我母子誰可憐？

有靈有聖來領紙，（一）

瞧瞧你一雙女和男！（二）

十一月裏，

冰凍了，

寡婦房中最難熬；

滴水成冰真個的冷，（一）

數九天寒把臉削。（二）

又短吃，

又無燒，

兩個冤家不住嚙；

白日飢來儘個打，（一）

夜晚涼炕去冰着。（二）

十二月裏，

又到了年，

寡婦房中淚不乾。

人家雙雙把年過，（一）

惟我孤單祇賸了半邊！……（二）

（註）句下有（一）記號之處，

係原文有『太平年』三

字，而用此替代者，因

此等字於詞句中無甚意

義，故略之。

（二）——年太平

一五 佳人送飯

走路的人奔陽關，

看見南面好田莊——

這傍高粱曬紅米，

青牙穀子似波翻。

芝麻開花平了頂，

米穀結頂顆顆圓。

真正此處好年景，

果然收了好禾苗。

一言難盡莊稼好，

看見女子把飯擔——

前邊一個黃磁罐，

後邊一個小竹籃；

黃罐內盛高粱米，

紅綠二豆對半參。

籃內放着兩張餅，

還有鹹菜蘿葡乾；

三顆大葱兩頭蒜，

又有兩個大麪團。

要問佳人怎打扮？

明公不知聽吾言：

頭上青絲黑如雲，

燕尾梳的尖又青；

幾朵鮮花分左右，

鬢邊長長後把寬；

江南官粉擦了面，

蘇州胭脂點唇間；

耳邊連環燈籠錘，

滴溜答拉九連環。

上身穿的毛藍褂，
梅花縵子巾頭插；
中衣本是葱中綠，
絲綫帶子腿中纏。
爲甚麼佳人巧打扮？

——方娶一月零三天。

仙人過橋木頭底，

兩頭着地當中懸。

佳人走似風擺柳，

臃腫一旋見眴眼！

送飯佳人往前走——

小孩與那看家小狗跟在後邊。

行走之時來得快，

早到自己地頭前：

忙把飯擔來放下，

叫聲「夫君把飯餐。」

農夫聞聽擡頭看，

直起腰來放下鎌——

用手一指開言罵，

罵聲「賤人大不賢！

人家送飯早回去，

你看過了晌午天；

不看你帶小孩好，

拉過你來一頓搥！」

佳人聞聽開口笑，

叫他一聲「你聽言：

自你南畦來下地，

我在家裏好作難——

看見缸內無有水，

無奈祇得自己去擔；

咱家米糧全沒有，
你看犯難不犯難？

東隣二大媽家借來的米，

西隣三嬸家借來的鹽；

柴火雖有無乾的，

點在竈內光冒煙。

萬般出在無力奈，

燒了三把數遍吹！

好容易作成這中飯，

你見飯晚氣冲天！

將就些儿吃點罷，

等到秋後收成好，

牛羊肉稱下家中放，

以外買下豆腐乾，

想吃熱菜我去做；

燒黃二酒買二罐，
你自吃酒不爲樂，
等我陪你猜兩拳。」

哄的農夫無了氣，
拿碗弄勺把飯餐，
走路的人把頭點：

「這位女子也算賢。」

農夫吃飽心中樂，

叫聲「妻呀你聽言——

咱孩子三年小來二年大，

常言說「小孩不吃十年閑」；

——咱把糧食打在囤，

先擺芝麻賣現錢；

給你買下一個水煙袋，

稱上半斤元條煙；

再給你打個銀煙袋，
買上幾十塊錠子煙。

那裏廟會你上那裏看，
以外送你帶着五百銅錢。

洋布綢緞任你買，

先做單來後做棉；

買床可炕羊皮褥，

頂莊京席鋪夏天；

做幾床三心被兒寬大纔好，

夜間同睡好安眠。

簪環首飾時新好，

金銀鐲兒要發藍。

天爺連年給個好年景，

那就是造化好夫田；

賸下糧食咱就糶，

餘下許多銀子錢；

待幾年咱們是個小財主，

買上兩個俊巧丫嬛：

那時飯活兒去做隨你便，

——坐在炕上稱人尖！』

佳人發笑開言道：

『莫說夢話來哄俺，

誰也不信你的誑騙！』

一六 黛玉悲秋

大觀萬木起秋聲，漏盡燈
殘夢不成；多病祇因含熱
意，惜花常是抱癡情。風
從霞影窗前冷，月向瀟湘
館內明。透骨相思何日了
，枕邊惟有淚珠盈。

孤館生寒夜色暝，秋蟲悽
慘不堪聽！人間難覓相思
藥，天上應懸薄命星。病
久西風慢枕簟，夢回殘月
滿窗櫺；世人腸斷三更後
，漏永燈昏冷翠屏。
一寸丹心恨幾重，釵銀怕

整鬢鬆鬆；黃花都是形容
瘦，秋雨不如淚點盈！薄
命凋零知有分，相思解釋
嘆何從？斷腸最是瀟湘館
，露冷霜寒泣暮蛩！

薄命從來離恨宮，芳心不
與世情同；落花收入荒墳
內，佳句枕殘烈炬中。秋
作淒涼搜戶牖，月將慘淡
染簾籠；醒來人住瀟湘館
，瀛比湘江一倍洪！

金陵春色美無疵，

黛玉的豐姿迥不同。

生成的傾國傾城人難比，
祇無奈，多病多愁體不寧。

更兼他，秉性儿孤高性心儿冷，

舉止儿端莊心地儿聰明；

針黹儿習熟活計儿巧，

書卷儿博通詩賦儿能。

吃虧了摸樣儿風流身體儿弱，

心思儿仔細氣質儿清；

祇落得形容儿瘦怯情思儿倦，

茶飯儿懶餐病勢儿增。

漸漸的夢魂儿顛倒精神儿減，

粉臉儿香消衣帶儿鬆！

到秋來，時光儿蕭條柔腸儿斷，

風月儿淒涼愁思儿紛。

可憐他，早喪了高堂父和母，

又無有同胞弟與兄。

接在這母舅家中撫養大，

外祖母愛似明珠掌上擎。

閒來時，或同姊妹談書史，

或與丫嬛習女工；

或與他表兄寶玉同居住，

從小兒不分彼此似同生。

自從他大家搬入園中去，

瀟湘館，緊對着怡紅小院中。

這寶玉嬌癡習慣多情愛，

脾氣兒一會兒糊塗一會明。

有時節，殷勤體貼過於留戀，

有時節，悠蕩歪纏太不近情；

嘔的人哭也不是來笑也不是，

惱不成來好也不成。

時逢正是九秋景，

氣爽天高萬里晴；

眼看着滿城風雨重陽過，

這姑娘節氣兒交時病勢兒增。

祇見她，菱花羞對珠唇兒淡，

粉黛慵施鬢髮兒鬚。

好模好樣的眉頭兒皺，

無緣無故的眼圈兒紅。

有一時，臨波顧影還自言自語；

有一時，問着十聲九不應。

不知他終朝悶悶因何故，

誰曉得每日懨懨主甚情？

有一日，園中的姊妹未來造訪，

日光兒午後倒也清明。

林黛玉獨自房中無情緒，

喚丫嬛：『隨我到門前略一行。』

說話間，紫鵲扶定輕輕走，

雪雁跟隨慢慢行。

主僕們慢慢的步出瀟湘館，

呀，這一種淒涼——迥不同——

瀟灑灑，碧綠天空雲織錦；

靜蕩蕩，雲收霧歛雨初晴。

纖微微，三徑菊花開燦爛；

碧森森，千竿竹葉顯菁蔥。

韻錚錚，隔院秋蟬驚午夢；

呼刺刺，臨窗老樹起悲聲！

枯乾乾，荷蓋翻披爲敗葉；

軟扶扶，海棠憔悴賸殘莖。

香馥馥，芬芳尙有岩前桂；

冷淒淒，零落還留井上桐。

重疊疊，山經秋雨十分翠；

碧澄澄，水共長天——一色清。

急煎煎，雲外歸鴉投遠岫；
亂紛紛，亭前落葉舞西風。
寂寞寞，往來那有雙飛蝶；
靜悄悄，上下不聞百轉鶯。
一陣陣，天際驚寒穿旅雁；
幾處處，空庭清冷少秋蟲。
細條條，數棵衰柳無情綠；
叢簇簇，一片楓林作惹紅。

佳人對景頻嗟嘆，

她身倚闌干愁緒增。

暗想道：『幼時讀過秋聲賦，

果然是，物老悲秋今古同。

眼前一派淒涼景，

似這等，衰草寒煙好懶情；

纔知道，歐陽作賦文詞警；

怪不得，宋玉登高感嘆深！
想三春，郁李天桃濃濃淡淡，
流鶯舞蝶鬧紛紛。

到後來，牡丹開罷石榴放；

荷花兒謝後海棠紅。

又誰知，韶華有限悠然去，

晚景無多一旦空。

霎時間，秋來夏去繁華盡，

露冷霜寒草木零！

看起來，物有盛衰時有寒暑；

就猶如，月有盈虧人有死生！

老天哪，發生長養爲根本，

——既然春夏何必秋冬！

何不叫日往月來人不老，

又何妨風吹雨潤草長青？

豈不是無思無慮極樂世，
到成個不凋不謝廣寒宮。

爲甚麼，瀟灑的西風如利剪？

清涼的霜氣似雄兵？

務必要，秋聲儿一起羣芳儿落？

把些個，萬紫千紅一掃空！

接連着，雪花儿飄後墜冰儿凍

祇弄得，地老天荒酷寒生！

怨祇怨，東君一去全不管；

恨祇恨，青女飛霜主甚情？

又想到，氣至三春依舊暖，

花從二月又重生。

獨有這人生斯世無多景，

老去何從轉妙齡？

最可嘆，逝水年華光苒苒，

如梭歲月勢匆匆！
青春虛度難畱住，
綠鬢消磨去不停！
黃泉一去無歸路，
還不如，草木逢春枯又榮。
似我這浮生，好比花間露；
病體還如風裏燈！
回首紅顏能幾日？——
已到了落葉歸秋途路窮！
漸覺得，秋風重來身體重，
時候更來，顏色更！
這便是，「一朝春盡紅顏老」，
眼看着，花落人亡兩不逢！
想春時，癡情是我悲花落，
把花片兒收來在土內封；

那時節，我身一旦隨花損，
不知秋林下，送我何人，葬我誰！』

佳人越思柔腸斷，

止不住姣聲兒嗚咽，淚珠兒傾！

這黛玉，羞花閉月姿容絕代；

落雁沉魚艷氣獨鍾。

祇這一番哀怨悲秋意，

感的那無情景物也傷情！——

動搖搖，樹枝兒轉顫如點首；

撲騰騰，鳥雀高飛似不忍聽！

忽然間，園中一陣西風緊，

吹的他，喘嗽吁吁把使女凭。

急忙忙，一同回轉香閨內，

這佳人，四肢無力少精神。

厭厭睡臥牙床上，

不覺得，神思困倦睡矓矓。

偏這日，寶玉閒中來看病，

興匆匆，步入瀟湘竹院中；

進門來，祇見那些乳母丫嬛廊下坐，

滿院中，蒼蒼竹影翠陰濃。

紫鵲說：『姑娘散悶方纔睡，

請進去，二爺仔細莫高聲。』

癡公子點頭會意朝庭走，

雪雁兒輕輕揭起繡簾櫳。

進房來，珠圍翠繞難言盡，

另有那一種的清香往鼻內沖；

煖閣中，佳人睡臥頭朝裏，

房兒內，寂然鴉雀不聞聲。

這公子，床頭對面輕輕坐——

悄悄兒細驗病形容：

見佳人，頭邊斜倚着鮫綃枕，
身上橫搭着舊斗蓬。

柔氣兒，一陣兒妓吁一陣兒嗽，

細聲兒，一會兒「唔啣」一會兒哼小

一會兒，一面兒揜藏一面兒露；

香手兒，一隻兒舒放一隻兒橫；

小枕兒，一邊兒墊起一邊兒靠；

書本兒，一卷兒拋西一卷兒東；

烏雲兒，一半兒鬚鬆一半兒繞；

孤拐兒，一會兒白來一會兒紅。

真個是，神遊洛汭三秋水，

夢繞巫山十二峯。

病形兒，捧心的西子差多少？

就是那，妙手丹青畫不能。

不提防，窗前鸚鵡將茶喚；

房儿内，酉正交了六下鐘。

霎時間，佳人晝寢忽驚醒；

不覺得，弱體輕舒把倦眼睜。

見寶玉，無言獨自傍邊坐——

反惹得佳人意不寧。

本待要，起身陪坐又嬌無力；

枕頭上，指頭儿輕按俏眼儿矇矓。

命紫鵲，床上重新鋪坐褥；

喚雪雁，潔淨案頭洗茶盅。

低聲道：『適纔盹睡失迎候，

貴人哪，今日刮來是那陣風！

昨日個清晨早起往何方去，

可是怎麼了，要會會尊顏都不能？』

寶玉說：『昨儿有事未來看你，

我卻時時懸在心中……』

一七 寶玉探病

「今日裏，破了個功夫兒特來探問，

多有疎慢了莫怪愚兄。

這幾日午後的發燒，可曾少止？

夜間的咳嗽，可曾住聲？

身軀兒可比從先強與弱？

飯食兒或比先前減與增？

送來的茯苓，服過了沒有？

拏來的燕窩，喫過不曾？

配的那丸藥，可是那一料兒好？

尋的那徧方兒，到底是那樣兒靈？」

佳人說：「起動前來多承罣意，我這病勢兒，更比先前一倍兒增！」

參茸儿服過無其數，
燕窩喫過好幾封；
偏方儿試盡沒有應驗，
夢病儿延纏何日安寧？！
發燒時，五更以後方纔滅；
咳嗽來，二夜何曾略住聲。
神氣儿焦勞成弱症，
夢魂儿顛倒甚虛驚。
待要去觀花，我心中又懶；
提起了吃粥，我頭都是疼。
眼看着綠紗窗下我將辭去！
病骨鬼，不日掩埋黃土坑！
這幾年，園中的往事都不堪回首；
再若是，和你們講賦吟詩可不能！」
佳人說到傷心處，

由不得淚珠兒撲酥酥往下傾。

一雙雙，恰似珍珠兒落，

一滴滴，猶如秋露兒冷。

霎時間，點點滴滴無歇止，

把一條手帕兒濕透了好幾層。

這寶玉硬着心腸忙解勸，

心兒中，萬轉千迴不勝情！

說：『大事無妨何至於此？

你把那煩惱憂愁暫止停。

我勸你，藥也要吃病也要養；

爲甚麼，自己熬煎把自己坑？

茶飯兒也要勉強着進，

身體兒也須扎掙着行，

早些兒歇下休熬夜；

厚些兒穿衣莫着風。

想吃甚麼說知璉二嫂，
要甚麼東西，告訴愚表兄。

房中的姊妹跟前常走走；

散散悶，強如睡在房中。

若是睡壞了脾胃多添了病，

叫我心中豈不疼？」

說話間，癡郎久坐愁情動，

不住的嘻嘻微笑眼瞇縫。

一壁裏搭訕說話朝前走，

他把那玉腕雙攜不放鬆。

說：「外面的菊花兒都開過了，

真個是，紫配着黃來白配紅。

僧們倆，何不前行同去玩賞？

也別要辜負了秋芳太寡情！」

使性子的佳人忙躲閃，

登時間，嬌羞氣惱而通紅。

說：『起開罷！那邊給我斯文坐，方纔我出去了，受不得外邊的風。

剛剛的睡覺你又來纏我；

我知道你是我命中生來的魔難星！

似這等拉拉扯扯成甚麼樣子？

也不管人家手腕子發酸骨節疼！

動不動有人無人的上頭上臉，

討人厭，更比從前的話兒瘋！

知道麼？一年小，二年大，也該把

那脾氣兒改改；

何苦呢？傳出去到惹別人好說不好

聽！

還有句言詞兒奉勸你：

二爺的話，好歹別當耳旁風；

誰像你，終朝祇和女孩兒們一處擠？
從無見二個，胭脂貼在爺們嘴上
紅！』

一夕話，把寶玉的高興全掃盡，
奚落得，悶悶低頭不作聲。

半晌道：『姑娘近日是也高傲，
行動兒乾，人冷似冰。

有一時，好意前來親近你，

誰想你每到其間，和我把氣生！

有一時，偶而疏忽我若失照應，

你又說：「甚麼很心腸，無義咧，」
哭一個了不成！』

黛玉說：『本來你的心腸，大比從
前改，

自有那上好的人兒，在你的意中。

甚麼金咧玉咧，我也全不懂；

又是甚麼冷咧香咧，我都記不清。

請罷，二爺，你可往那高處裏走，

何苦把有用的精神，在此處扔。

就誤了時候，到屈尊了你，

反惹的好人兒瞞怨，你也不得安

寧。」

說的個公子情急祇發怔，

他的那委屈煩難填滿胸；

欲待要隱忍不說擱開手，

祇可惜一片衷腸不得明；

欲待要分證幾句將情訴，

又怕她，病久的人兒把氣生。

——「罷罷罷，暫時躲避由她去，

等他的怨氣兒消時再來辯明。」

主意儿一定將身起。

他這裏步出了瀟湘館轉了怡紅。

林黛玉見他不語揚長去，

更覺得寂寞無聊怨氣生——

「我不過幾句儿頑話白嗽你，

怎麼就認起真來怒氣生？

細想來，我的情意儿都依舊，

委果是，他的心腸大變更！

莫不是，從今真個丟開手？

天哪！怎麼一日之間，就這樣的薄

情！」

這佳人，掩面悲啼聲哽咽，

直哭到，黃昏以後秉銀燈。

忽聽得，悠悠晚寺鐘聲起，

又見那，淡淡窗櫺竹影橫。

佳人坐起推窗看，
要看一看今宵的月色明。
但祇見：斜月橫空光燦爛，

竹影滿地碎玲瓏；

金風颯颯霜葉冷，

銀漢沼沼夜氣清；

何處寒砧頻搗煉，

誰家玉笛暗飛聲？

雲外秋賓千里雁，

長空月朗一天星；

階前唧唧寒蛩鬧，

檐下悠悠鐵馬鳴！

對月的佳人反把愁勾起，

倚窗兒，頻頻嗟嘆望蒼穹——

說：『月兒呀！你經行天下千萬里。

普照人間萬字情；

你祇該，梨宵院內添佳景，

楊柳池塘趁晚晴；

你祇該，舞樂歌筵催勸酒，

瑤臺錦砌待懸燈。

似我這幽齋寂寞秋窗冷，

爲甚麼，偏向愁人特地明？」

她這裏，自言自語頻傷感，

身背後，走過了丫嬛問一聲——

紫鵲說：「遲眼貪看花前月，

祇恐怕，坐久身招簷下風。

姑娘呵！夜氣兒侵人須躲避，

到還是，嚴關了門戶放下簾櫳。」

雪雁說：「藥兒也煎好還有一劑，

粥兒也熬得，略進一盞。」

從朝至暮還未沾水米，
再若是淘碌着身子，可了不成。』
黛玉說：『吃甚麼粥來服甚麼藥，
就是那妙藥仙丹也不靈！
這病儿堪堪挨不到重陽也，
僭主僕，分離眼下赴陰城！
有一件要緊的事託付你，
臨時休忘我叮嚀：
書案上抄寫了一部詩詞稿，
我死後，你們拿來一火烘。
女子吟詩原非本典，
畱着牠，反惹俗人議論生！
不如焚去到也乾淨，
我平生，最慊人稱才女名。
最可憐，世上伶仃誰似我，

說起來，鐵石人，不免淚雙傾！
幼年間，慈母歸西拋弱女，
接連着，先君捐館喪南京！
賸了個，無倚無靠煢煢的女，
一家兒死別生離一散空！
祇落得，孤身飄泊投親眷，
到而今，無定的形踪似轉篷！
雖說是，外祖的家中如同自己，
到底是，異姓的人兒差一層。
人見我，美衣煖食居富貴，
誰知我，暗中多少費調停——
行事兒須知深與淺，
說話兒須知辨重和輕。
縱有那煩難，卻向誰人訴，
也祇是淚眼淪揮午夜中！

眼儿前，誰是我同胞姊與妹？
那是我一母弟和兄？

這屋裏，祇有你們和兩乳母，
大夥儿甘苦同知，着意儿疼。
實指望，耳鬢斯磨長聚首，
又誰知，西風儿送我入幽冥！
數年間，無甚麼好處休瞞怨，
你們的甘苦勤勞，我豈不明？！
再者，我死後，你們身無主，
也無非，將來，分散各房中。
這園中。那位姑娘是好說話？

—— 跌丫頭，還當是，我麼那們個
發瘋！

少不得，寧心耐性加仔細，
還要你，早起遲眠習女工。

不必時常思念我，
人生聚散似浮萍。

孟蘭會，常把紙錢兒送，
清明節，多將黃土兒棚。

不一時，月明人靜黃昏後，
你向那籬下花前喚我幾聲。

這便是，主僕數載的恩和義，
我雖然死在黃泉目也瞑！』

二使女一面悲啼一面勸：

說：『姑娘，何必說道這般凶！

夜氣兒寒涼安歇了罷，

樵樓已經鼓三更。

且把那閒愁撒去寬心養，
爲何把精神耗費損花容？
耐心兒調養終許好，

豈有這麼樣的人兒無後程？』

此一時，寧國府中人浩浩，

大觀園內月溶溶；

西院中，賈母年高安歇早；

前邊的鳳姐歸家理事情；

藕香榭，迎春賂勝綦聲兒遠；

秋爽齋，探春觀畫夜燈兒紅；

蘅蕪院，寶釵獨自拈針坐；

稻香村，李紈訓子把書攻；

梨香院。女樂遙傳簫鼓韻；

籠翠庵，尼僧敲動木魚兒聲；

對門就是怡紅院，

他那裏一派喧嘩笑語聲；

祇有這悽悽慘慘瀟湘館

主僕們，愁眉淚眼對銀燈！

最可嘆，
秋蟲兒也似知人意，
四壁裏，
唧唧同聲哭月明！

一 八 小 尼 姑 下 山

一 更 鼓 裏 深 ， (一)

閣 廟 的 師 兄 弟 ，

俱 是 女 釵 裙 。

我 現 在 得 了 病 ，

誰 人 又 把 我 來 問 ！ (二)

(三) 思 想 起 ，

真 可 惱 ，

人 人 都 說 出 家 好 ；

自 從 那 年 入 了 廟 ，

恍 惚 吃 了 無 心 草 ！

我 的 病 ，

誰 知 曉 ？

早 知 這 樣 受 苦 窮 ，

咳！出家不如挨門討！

二更鼓裏咚，（四）

惱恨爹娘作事太不公！

絕不該，

將小的，

一心就往廟裏送！（五）

（六）思想起，

真可嘆，

一顆禿頭實難看！

穿大領，

披扁衫，

——昨日瞧見個裙釵女：

紅嘴唇，

搽粉面，

頭戴花，

手擎扇，

搖搖擺擺真好看；

我也是個裙釵女，

咳！缺少一個男兒漢。

三更鼓兒敲，（七）

恨惱爹娘做事太情薄；

絕不該，

將小的，

從小送在尼姑廟！（八）

（九）思想起，

真可恨，

可恨少年不走運！

混甚麼，

混的甚麼混，

回頭要把月下老問

咳！事到而今遭了困！

四更鼓裏發，（十）

好好的姑娘出的甚麼家；

改容顏，

難把那個容顏畫；（十一）

（十二）喜甚麼，

喜笑的甚麼笑？

悶來要把木魚敲，

不會念經會禱告；

叨叨念念天將明，

咳！一夜沒睡安屯覺！

五更到天明，（十三）

好好的姑娘念的甚麼經？

成不了佛，

那有一點佛心聖？

(十四) 不論房子不論地，

我要找上一個小光棍；

念過幾年書，

會寫幾個字，

學買賣做生意；

青絲頭，

雪白臉，

青春年紀二十來歲，

——可愛的小寶貝！

東方亮了天，(十五)

小尼姑一心要下山；

辭山拜佛，

永遠不在佛前站！

註(一) 吱吱吱嘻嘻，一更鼓

裏深吱吱吱嘻嘻。

(二) 吱吱吱嗜啲。

(三) 白

(四) 吱吱吱嗜啲二更鼓裏

咯吱吱吱嗜啲

(五) 吱吱吱嗜啲

(六) 白

(七) 吱吱吱嗜啲三更敲几

敲吱吱吱嗜啲

(八) 吱吱吱嗜啲

(九) 白

(十) 吱吱吱嗜啲四更鼓裏

發吱吱吱嗜啲

(十一) 吱吱吱嗜啲

(十二) 白

(十三) 吱吱吱嗜啲五更到

天明吱吱吱嗜啲

(十四) 白

(十五) 吱吱吱嗜啲東方亮

了天吱吱吱嗜啲

一 九 男 思 女

正月裏，

鑼鼓敲，

想起賢妻把我拋；

去年有你同歡樂，（一）

歡歡喜喜鬧元宵。（二）

開開門，往外瞧，

對對佳人去走橋；

低頭掉了幾點傷心淚——（一）

結髮妻兒那去了！（二）

二月裏，

是春分，

賢妻畱下扯業根；

生意買賣做不得，（一）

一對冤家纏住我的身。(二)

沒倚靠，

出不的門，

行行步步隨後跟；

白日裏拉拉還好哄，(一)

巴到黃昏要他母親！(二)

三月裏，

杏花開，

想起賢妻好心焦；

你今一死祇顧你，(一)

拋夫撇子怎麼着！(二)

清明添墳把紙燒，

兒女一傍哭嚎啕；

聲聲祇把親娘叫，(一)

不回家去哭在荒郊(二)

四月裏，

碧桃花開，

想起賢妻把心摘；

天煖又把單衣換，（一）

身上棉衣脫下來。（二）

取鑰匙，

把箱開，

擎着單衣淚滿腮；

去年有你早洗下，（一）

今年棉衣叫誰折？（二）

五月裏，

是端陽，

賢妻死去好淒涼；

菖蒲艾葉甚麼人戴，（一）

有甚麼心腸過端陽？（二）

雄黃酒，

懶得嘗，

人家孩子們換衣裳；

有娘之家娘打扮，（一）

沒娘孩子成了業障！（二）

六月裏，

熱難挨，

親朋邀我做買賣；

孩子們交給街坊去，（一）

一日揪心不放懷。（二）

黃昏後，

轉家來，

一見兒女把心摘——

冤家守定房門等，（一）

不由一陣痛傷懷！（二）

七月裏，

立了秋，

想起賢妻心內愁；

摺下一雙兒和女，（一）

每日分心叫我憂。（二）

金風起，

冷嗖嗖，

不由一陣暗點頭；

縱有布來叫誰作，（一）

無娘的孩子怎麼拴着？（二）

八月裏，

月被雲遮，

想起賢妻把我撇；

家家都請月光紙，（一）

我也無心供月爺。（二）

兒也無被，
女也無鞋，

沒娘孩子怎麼拉扯？

寧叫爹娘缺少兒女，（一）

別叫兒女把父母缺！（二）

九月裏，

賞菊花，

親朋會酒把我邀；

祇因多貪了幾盃酒，（一）

家裏兒女哭嚎啕。（二）

黃昏後，

轉家瞧，

被窩褥子還捲着；

孩子們不住把爹叫，（一）

不由一陣好心焦！（二）

十月裏，

飄雪花，

想起賢妻淚如麻；

家家都把寒衣送，（一）

哭到墳頭把錢化。（二）

兒又哭聲娘，

女又叫聲媽

眼含痛淚把他們拉；

懷抱男來手領着女，（一）

搖頭打滾他們不回家！（二）

十一月，

凍了河，

親戚朋友都來說；

他們都勸我娶一個好，（一）

心下思量還要顛奪——（二）

「如今的人，
恨毒的多，」

賢妻臨死說了又說；

「倘若娶着不良的婦，（一）

沒娘的孩子受折磨。」（二）

十二月，

又是年，

滴水成冰天更寒；

忽然作了個南柯夢，（一）

夢見賢妻來要紙錢——（二）

恍忽忽，

站在面前，

叮嚀囑咐看着女和男。

翻身一把手沒拉住，（一）

驚醒我南柯夢一番。（二）

二〇 十里亭

鄭氏夫人怒氣沖，

開言有語叫了一聲『小紅！

昨夜晚你同小姐把花園進，

一宗宗，一件件，

對我說明！』

小丫嬛聞聽說『無此事……』

夫人說：『我不打你你不應承！』

在牆上摘下了馬挽手，

打人的家法拿在手中——

『皮鞭子一舉你的命在，

皮鞭子一落你的命坑！』

舉起了家法剛才要打，

怕打的丫嬛跪在跟前：

『老夫人高擡貴手容我稟，

一宗宗一件件

對你說明——

皆因爲，

咱府員外去世早；

崔相府，

拋下了，

夫人小姐，

丫嬛小紅；

主僕降香普救寺，

遇見了孫飛虎，

搬來賊兵；

團團圍住普救寺，

口口聲聲要的是——

相府小姐，

丫 娘 小 紅 ！

那 時 節 ，

夫 人 沒 有 主 意 ；

兩 廊 下 ，

大 喊 一 聲 ：

「 若 有 人 退 去 孫 飛 虎 ，

情 願 意 ，

小 姐 婚 姻 與 他 配 成 。 」

言 還 未 盡 答 應 「 有 」 ，

西 廂 慢 閃 小 張 生 。

張 君 瑞 修 書 惠 明 僧 帶 下 ，

請 來 了 ，

白 馬 將 軍 八 面 威 風 ！

一 杆 槍 ，

一 匹 馬 。

多們驍勇；

殺退了，

孫飛虎，

百萬賊兵。

到後來，

夫人你把心腸改變；

婚姻不許，

叫他兄妹相稱。

夫人你自己錯了不認錯，

苦打小紅所爲何情？

幾句話問住了老夫人，

上前挽起了丫嬛小紅——

「明天在後堂設擺酒宴，

西廂院去請張君；

酒席筵前奉贈銀三百兩，

叫他科考奔走東京。

要是得中婚姻必許，

要是不中婚姻不成。」

主僕說話天色晚，

西方霞映小桃紅。

小書僮不曾停，

手打燈籠來到房中；

尊聲『相公安歇睡，

明日清晨僭好登程。

不該借宿普救寺中，

萬不該在禪堂兩相逢——

這也是前世因安排定！」

說話之時樵樓起了更。

一更一點月影兒東升，

張君瑞在房中蹀腳又搥胸！

「細思量，

心中惱恨老夫人——

改變了前言，

叫我們兄妹相稱。」

二更二點月影儿正光明，

張君瑞暗愁腸，

長嘆兩三聲——

「細思量，

小姐待我恩情重；

再三叮嚀——

餞別十里亭。」

三更三點月被雲彩朦，

發困的相公正在睡夢中：

「我夢瑤臺戲耍鸞交鳳，

好事儿多磨，

——祇聽得風颼颼。」

四更四點月影儿往下行，

夢會的相公長嘆五六聲——

「最可嘆，

方才所做的南柯夢，

再要是相逢，

恐是萬也不能！」

五更五點月影儿回了宮，

架上金雞喔喔報曉聲；

「細思量，

一夜無眠，

少精神。」

到了丑時，

鐘鼓一齊鳴；

丑末寅初到了大天明，

張君瑞披衣喚醒了小琴童。
『你把那琴劍書箱安排定，
打點行囊，

快奔十里亭。』

小琴童拉過能行馬，

君瑞馬上私禱祝——

『得中回來再相逢！』

君瑞騎馬頭裏走，

小書僮肩擔書箱後邊行。

走過三里桃花店，

趕過五里杏花營。

桃花店內出好酒，

杏花營裏出美人；

路上有花也有酒，

花酒留不住張相公。

正走中間來的快

遠遠瞧見十里長亭——

鶯鶯紅娘在此等，

預備下酒飯特來餞行。

君瑞甩鐙下了馬，

小琴僮接馬拴在萬年松。

鶯鶯提壺紅娘把盞，

滿滿斟上酒六盞；

玉腕高擎遞過去，

有語開言尊聲『相公：

逢山莫把馬來乘，

遇水莫要把船爭；

早早下店慢慢再行，

路上多加小心——

要你一路身保重！

那日到了東京，
住在旅店中；
奮志讀書苦苦用功，
千千萬萬莫狗性。
開科進場中，
見了主考公，
問一答十，
文章要你做後通。
遇明君，
凌煙閣上標名姓；
點頭名，
身做狀元公，
即速打點回到鄉戶中；
那時節，
對得起老夫人。」

張君瑞接過了這盃錢行的酒

托地毛腰深打一躬——

『多蒙你，

好恩情，

我對喲——小姐說實話：

不中頭名准中二名，

那個時候再相逢！』

鴛鴦淚盈盈，

忙斟酒，

遞與琴童：

『鞍前馬後要你多侍奉』

琴童接酒笑臉迎——

尊聲『姑娘在上聽：

相公呀，

功名如山重；

我小人，
侍奉應當，

何勞小姐囑咐丁寧。」

『你去爲功名，

拋我在家中，

獨伴小紅；

但願你早成名，

高跳龍門身得中。」

說罷了君瑞就登程；

身上鞍，

馬步難行；

走十步，

九回頭，

兩下裏心酸痛！

二一
漂 姑 娘

閒來無有事，
列位請坐着；
有事早去辦，
無事且聽着——
聽着我唱個姑娘十二漂（重）
事事皆到好。
天下太平了，
姑娘長大了，
打扮更奇巧。
姑娘本也標，
打扮分外漂；
愛戴大絨球，
又戴紅芍藥。

雪白臉兒又把官粉着。(重)
油梳西瓜頂，
鬚角烏金苗；
鮮明紅頭繩，
頭根繫三遭，
三籃穗子又在腦後飄；(重)
蝴蝶蓬頭針，
喜字與雙桃；
針插一丈青，
鉗子金葉包；
洋鑿的發藍，
把鈴鐺搖搖。(重)
杏眼柳葉眉，
小口紅櫻桃；
走道透風流，

扭開楊柳腰：

招的世人全把癢來撓，

招的世人都把姓忘了！

姑娘又一漂，

穿戴透妖調；

寬袖大長褂，

袖口要捲着；

青色布襖襖，

周身狗牙滌；

二鈕戴五色，

洋金繡荷包；

襪子三道臉，

來把腳面包；

羽綾雙臉鞋，

皮跟底兒高：

六子秧歌鼓，
艾葉節節高；
走道叮噹響，
十指外邊捎；
柚子綠手絹，
要把臉儿包；
手托二馬駒，
板榔口內咬；
宿砂與豆蔻，
香味外邊飄——
老西聞見味，
煙袋全丟了！（重）
姑娘又一漂，
我說細聽着：
愛在門前站，

竟把壞話學；
嘻嘻哈哈常把街坊招；
不是倚着門，
就是叉着腰；
說話身子幌，
腳尖把地敲；
挑眉斜着眼，
慣愛把人瞧；（重）
無事哈哈笑，
滿臉跑眉毛；
不分男和女，
是人他全招；
不是去打狗，
就是去鬥貓；
東家有點事，

必往西家說；

串門手不隱，

外帶眼皮薄；

人家的東西，

望她腰內招。（重）

姑娘又一漂，

也要細聽着；

見天滿街跑，

竟把熱鬧瞧；

在爺們羣內玩笑鬧毛包，（重）

常梳美人揪，

頭針斜撇着；

場拉兩支鞋，

要透大土色；

走道帶着裝，

令人實可瞧；（重）

老東也玩笑，

老西她也招；

一嘴切口語，

說出話難學；

走道唱曲，

巧腔調門高；（重）

門口偷賒嘴，

街上把賬掏；

說話竟是慌，

招人鬧吵吵，

鬧的老西火上把醋澆

姑娘又一漂，

也要細聽着：

說話好大臉，

諸事全知道；

提起女婿他把嘴呢着。（重）

誰家媳婦好，

誰家女婿高；

提起小兩口，

說着怪熱鬧；

商商量量，

比人孤拐高。

有心耍女婿，

得把規矩學；

見天竟瘋鬧，

永不把家着——

就有婆家也是那活糟糕！（重）

酒鋪也去鬧，

茶館裏也吵吵；

跑堂的看見心裏直發毛！

姑娘又一漂：

行事少交調，

茶飯不會作，

作飯得人交；

燈裏添醋點，

怪也點不着！

和麪鬧兩手，

盆子賽年糕；

吃飯愛說話，

外帶把碗敲，

時不常几下手腕裏把肉撈。(重)

睡覺就打呼，

外帶把牙咬；

夢話千千萬，

說的人發毛！

串門三更半，

起來太陽高；

睜眼就嚷餓，

火燒加切糕；

就是有女婿，

見天得吵鬧。（重）

姑娘又一漂：

針綫不知學，

做活就生氣，

竟拏嘴支着，

說說話來伶俐又奇巧。（重）

襪子不會絞，

紐絆不知敲；

自己做雙鞋，

整本活糟糕！

歪七扭八鞋臉全繃着。（重）

提起針綫活——

耗子見了貓；

立刻就裝病——

渾身又發燥，

十幾個大夫治她病難消！（重）

旁人作點活，

她要去支招；

連吹帶着嘮，

無她活計高；

襪子她能做——

二百六十條！（重）

姑娘又一漂：

家裏長撒刁；

父母看不上，
弟兄瞧不着；
未曾要說她翻臉，
就鬧苗！（重）
不分老與少，
粘着就吵吵；
嫂子也講打，
兄弟她也斫；
是不是儿就講要拿毛！（重）
打架又是較，
還會下手掏；
爺門要勸你，
她把人鬍子撈，
抓起火來就要燒人眉毛！（重）
一動要拼命，

兩動要掄刀；

不是耍鐵鍋，

就是耍通條，

打的瘦子央告她也不饒！（重）

姑娘又一漂：

獨自好心焦；

思想婚姻事，

不由淚珠飄。

『男婚女配。

從古代至今朝；（重）

我今十九歲，

見天心里焦！

過去年紀青，

再過頭髮要白了！

前思後想气的我把牙咬！（重）

心急怪難受，
委屈不敢說；
父母壞又很，
老把我留著；
誰要提親，
那算惱透了！（重）
我要狠一狠，
使個無情招：
買包耗子藥，
兩人全害了！
姑娘要的是，
自己把親挑。
姑娘又一漂，
漂得運來了！
媒婆來到此，

前後話兒說：

『有一個家，

——提起全知道；（重）

家當又富足，

人品生的俏；

上無公與婆，

又無兄合嫂；

兩口過日子，

皮氣實在好。』（重）

爹娘也願意，

姑娘也樂了！

註 句尾有（重）字記號的，係

同一兩重句中收摘一句，其

餘一句刪了。

二二二 打新春

正月裏，
打新春，
寡婦房中口問心：
我年長三十二來歲，
一十七歲過的門；
公婆老，
丈夫成人，
一家老少過光陰；
指望夫妻白頭到老，
誰知半路守了孤坟！
丈夫死，
留下業根，
多久長大成人？

當家知道柴米貴，
養兒才知父母的恩！
姑娘長大兒子成人，
兩件好事成了親；
「人留後世防備老，
草留舊根等來春。」

二月裏，
到驚蟄，
從南來了一羣鵝；
頭裏飛的是賓雁，
眼眼嘎嘎往北挪。
往北挪，
去搭窩。
一去沒有回來的多！
寡婦好比空中的鳥，

一日到比一日梭！

坐窗台，

悶呵呵，

思思量量做什麼。

三月裏，

燕雀飛，

楊柳花開節節吹；

古人留下寒食節，

等到清明把土培。

到坟前，

奠酒盃，

買路錢紙化成灰；

寡婦哭的喉嚨啞，

哭到九泉喚不回！

哭一回，

癡呆呆，

思思量量轉家來；

一路鮮花無心採，

知心話兒告訴誰？

四月裏，

四月二十八，

娘娘廟上把香插；

許多的女子巧打扮，

我有胭粉不願搽。

爲子女，

替爹孀，

娘娘廟上把香插；

一進山門拜佛像，

紙馬香果大爐發。

山門外，

搭戲臺，

鑼鼓喧天響呀吧；

許多的男女來聽戲，

祇我缺少丈夫倍！

看完戲，

把台下，

轉灣抹角到了家；

一路走來多辛苦，

寡婦上廟爲什麼？

五月裏，

門龍舟，

思想此事訴根由：

一對冤家年幼小，

愁到何時才出頭？

人家燒香拜佛像，

寡婦燒香拜坟！

六月裏，

屬三伏，

天長夜短日頭毒；

躺在牙床打了個盹，

兩眼一合盹睡晤。

赴陽臺，

夢景忽，

夢見丈夫轉家屋；

夫妻見面將要說話，

睡眼猛睜瞧不着。

好無趣，

命太孤，

眼含痛淚不敢哭！

恩愛夫妻去了世，

看起好事不如無！

七月裏，

七月七，

上方牛郎會織女；

神仙也有團圓會，

可嘆我是個寡居！

坐床前，

氣長噓，

忽然一事想心裏：

手拏鏡子照一照，

照了照容顏不齊正。

八月裏，

雁飛搖，

寡婦抬頭往上瞧：

空中飛的是林中鳥，

雙雙對對抖翎毛。

供月光，

到今朝，

紙馬飛空把香燒；

信的什麼佛來供的什麼月，

那有閑心把酒澆。

二鄰居，

熱鬧鬧，

寡婦房中靜悄悄。

上在牙床難合眼，

翻來覆去睡不着！

九月裏，

秋風涼，

家家戶戶換衣裳；

人家有夫把衣裳換，

寡婦無夫受寒涼！
寡婦心強命不強，
裏裏外外自去當；
人情分子也得去，
無夫到比有夫忙。
寡婦好比一間房，
屋里有柱缺少樑；
丈夫好比房上瓦，
瓦去誰與婦遮寒？

十月裏，

十月十，

媒大嫂子來到家裏；
連玩帶笑說幾句話，
說的寡婦沒有主意！
叫『大嫂，

你聽知，

良言幾句記心裏：

坐堂招夫古來有，

世上不光你自己。」

十一月，

朔風寒，

天寒地冷水成冰；

「忽然想起媒大嫂，

幾句話儿我承情。」

叫「鄰居，

你請聽，

急去快來辦事情；

當面相，

要說清，

良辰吉日把親成；

也是他的婚姻動，
也是我的大運通。』

十二月，

正一年，

寡婦招夫到家園；

從今以後倆口兒住，

一塊兒預備着快樂年。

一 三 三
嘆 情 樓

浩月當空照如畫，
妓女無客坐在情樓；
斜倚欄杆皺眉頭，
兩眼淚嬌流！
金風吹動梧桐葉，
丹桂花開不能自由。
『花色凋零冷颼颼，
咳！那是我葉落歸秋時候！
四外玉笛聲音透，
牧童回歸斜跨青牛；
寒蟲叫的我火上澆油，
咳！叫的我寔是發愁
仰面朝天觀看星斗，

一輪明月滾金球，
透出來文光射斗牛。

轉面回歸，走進情樓，
寒風吹動紗羅帳，

紗羅帳上倒掛紫金鈎；

一番思慮上心頭——

咳！想起奴家出身根由。

惱恨爹媽將我小時賣出手；

貪圖洋錢十幾多軸；

親生女兒當做冤仇，

咳！推在火坑何日出頭？

掙了銀錢，

領家媽樂不夠！

不掙銀錢，

皮鞭子沾水抽！

打的我鮮血直流，

咳！跪在地下苦苦哀求！

我有心跟着熟輩子走，

——如今晚的客頭，

倒也測不透，

負心男子到處有，

咳！不如去把濟良所投！

小奴今年一十九，

賣在煙花不害羞？！

中朝每日把客畱，

咳！父母遺體隨人自由！

花開花卸年年有，

少年人兒有幾時風流？

日月穿梭白了頭，

唉！枉在世上度春秋！

老天爺，
保佑從良兒走；
不管窮富心投意投，
情願跟他去喝粥，
咳！事由天定不可強求。」

（註）咳同嗜，嘆聲，餘均同此。

二四 十二重愁

『正月裏，

是新年，（重）

丈夫出征去掃邊關；

花燈兒無心點，

收拾着旅行物件；

忙忙不得閒，（重）

猛聽得街前鼓樂聲喧——

與兒夫，

辦行李，

那有工夫去看。

衣服做幾件，（重）

袍子褂子多絮絲棉。

眼兒中淚汪汪，

浸濕手內針綫！

離思萬萬千，

平地裏風波拆散姻緣；

與兒夫今番別，

未知何日見？』

『春分二月中，（重）

丈夫出征我好傷情！

滿斟上一盃酒，

且把行來送：

你去爲功名，（重）

撇我在家中，

獨守孤燈；

但願你早成功，

旂開就得勝。

兒夫你請聽：（重）

平安書信多寫幾封，

邊關上，

朔風寒，

要你身保重！

說罷就要登程走，

跨上了雕鞍心內懶行。

走十步，

九回頭，

兩下裏心酸痛！」

『清明三月長，（重）

桃紅柳綠美景春光——

我男兒不在家，

誰把墳去上？

我自好承當，

祖宗靈牌供在中堂，

必須要燒錢紙，

免的先人望，

——心內好悲傷。(重)

哭了聲公婆，

年老爹娘，

你孩兒，

在邊關，

保佑他身無恙！

回進繡房中，(重)

照了照鏡子——

面貌焦黃。

離別的不太久，

瘦損了姣模樣！』

『立夏四月來，(重)

不寒不暖正好和偕；

似這等好時光，

兒夫偏在外，

寂寞好難挨！

低頭看看繡花鞋：

我男兒不在家，

誰把你來愛？

身子瘦如柴，（重）

不茶不飯眉頭不開；

終日裏笑別人，

我今也把相思害！

命也活該。（重）

怕的是黃昏月照花臺，

受淒涼，

和衣臥，

懶解香羅帶。」

「五月裏，

是端陽，

曾記得去年共飲雄黃——

祇吃的醉醺醺，

同看榴花放；

今日好淒涼，（重）

艾葉靈符不會戴一樁。

甚麼年，

甚麼節，

好像修行樣！

獨自守空房，（重）

和衣睡去夢裏成雙，

——忽然間，

醒了來，

獨臥在紅羅帳，

月照紗窗上。(重)

人嫌夜短，

我恨更長！

至黃昏，

睡不着——

又聽雞兒唱。」

「六月裏，

熱難禁，

丈夫出征好不甘心！

離別了到半年，

不見音和信。

佛前把香焚，(重)

救苦救難的觀世音，

保佑他早回程；

我把經來念，

問卜去求神（重）

卦裏平安，

應在行人；

討了根上上籤，

夫妻還有分。

——心下自沉吟，

打卦求籤都認不的真；

真算人好算不着，

要算人低偏倒運！』

『立秋七月天，（重）

牛郎織女又是一年：

到今朝，

渡銀河，

兩下裏重相見；

今日要團圓，（重）

明日清晨各歸一邊！

卻好比我夫妻，

恩愛生拆散，

事事不周全！（重）

神仙也有離合悲歡，

何況我，

世間人，

豈沒有離別嘆！

睡也睡不安，（重）

眼望天河，

我自語自言：

織女星，

來同受凄怨……」

『八月裏，

是中秋，（重）

賞月人儿正在高樓：

祇有我，

受孤單，

常把眉頭皺；

雁過到南樓，（重）

金風陣陣，

冷冷颼颼！

我男儿，

在邊關，

吹的他征袍冷透！

悶在心裏頭，

思想儿夫，

每日憂愁。

鈕扣儿個個鬆，

誰知我身子瘦？

寂寞幾時休！

——男子心腸不似女流
莫不是，

戀住新花忘了舊？』

『重陽九月天，（重）

丈夫出征不見回還；

乍團圓，

忽離別，

這苦誰經慣！

心內盼回還，（重）

暑去寒來正好團圓；

天又短，

夜又長，

不由人，胡思念！

相思病懨懨，

廟內仙方，

不似靈丹；

若要病兒好，

除非重相見。

容顏不似先，（重）

花無雨露也要枯乾；

何況我，

女姣娥，

不見男子漢？」

『十月小陽春，（重）

地冷天寒，

瑞雪紛紛。

我兒夫，

在邊關，

冷熱無人問！

山高水又深，（重）

我爲你，

憂愁減去精神！

你若是，

忘了我的情，

自有天不忍。

想起古人云：（重）

孟姜女，

尋夫個個知聞：

哭長城，

送寒衣，

千里多勞困；

將心况你心，（重）

今人心腸不似古人？

——我要是，

找儿夫，
又恐怕人談論！」

「十一月，

來到了，（重）

滴水成冰雪花兒飄飄；

升一個煖爐兒，

權把冤家抱。

愁煞女多姣，

誰人與我鳳友鸞交？

火爐兒煖重重，

不似冤家到！

何人把門敲——（重）

瞧書的人兒叫聲「嫂嫂」。

我雙手接過來，

是封佳音報！

拆開封瞧瞧——（重）

寫着賢妻不必心焦，

門戶要小心，

務必年終到。」

「臘月在眼前，（重）

昨夜的燈花結采成蓮；

喜鵲兒叫喳喳，

想必是重相見？

忽聽得把門敲，（重）

丈夫回家了！

下馬去雕鞍。

與我不失信，

真正男子漢！

歡娛不可言，（重）

鎖金帳裏同訴心田。

常言道：
臘月來，
更上新婚宴。」

註有（重）字記號的，原文
係雙句。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6533B

